

本期推荐



夜子

中国作协会员,沧州市作协副主席。作品刊于《十月》《青年文学》等,出版作品多部,获“中国文学原创大奖赛”一等奖,两次荣获“中国小说排行榜”。

麦熟

■夜子

麦子熟透的日子,恍然而至。和几个朋友骑车到郊外,然后把车子一扔,走进铺天盖地的麦田。行走其间,人似乎也是恍恍惚惚的,犹如醉酒后在一个并不熟悉的地方游荡。空间一下子被充实了。麦穗的一个个锋芒指向天空。一阵稀薄的风吹过,凉爽在我们摊平的身体里,竭力找到静的角落。我们沉浸在燃烧状态下真实的光影里。将自己丢进去的时候,最初是脚步的探索。柔柔绵绵的土地,大片大片的麦黄。一位老伯正在割麦子,他的镰刀在追逐中舞动。在后面倒下去的麦捆上,坐着一个四五岁的男孩儿,正在自己玩麦子,逮虫子。估计是他的孙子。我们走过去,给孩子一瓶随身带来的饮料,然后看到旁边有闲置的镰刀,征得老伯的同意,也动手割起了麦子。我们这水平,显然是远远比不得老伯的。我问老伯,我们几个人合起来,有没有他割得快。老伯怯笑着摇了摇头。我们都笑了,真惭愧呀,我们是三个人啊。确实,我们是很认真、很用力地去割,但难免因不得要领而略显笨拙。天气很热,不一会儿脸上的汗就流到地上,流到麦子上。割了一会儿,老伯歉然地说,我不会抽烟,也没有带烟来。对于老人,我们有点不好意思。我们并不能真正为老人做些什么。只是添一点乱而已。

四周都是墙壁,卧室的墙壁,书房的墙壁,墙壁是纸黄的麦子。我在其中,不言不语。看它们一致丰满的表情。似乎排着队,进入了我的故乡。或者它就是故乡本身的又一次再现。也许是我离开得太久,才忘记了它的始终存在。不管如何,它是我的故乡,是我的家园,我重新找到了它。只要它随时伸展一个面,就能把我整个装下去。我在中间,感受到被它们拥抱的力度。因此我的心敞得很远。它们欣然接受我孩子般的调弄,将饱满的肉身贴在我的手心。揉搓的快感同时溢于我们目光的交错中。这是一大片的布。被平铺开的布。染着旧日迹痕的布。泛着纸黄的布。到处都有。只要你到村庄走一走,转一转,你就会发现布的霸道。它占据了很大的土地,占据了很多人,镰刀和收割机也被调用其中。这纸黄的布。它的行为,总让人想起孤注一掷。是的,孤注一掷。这一举动,让我想起,洒向棺木的黄土。它是垂直而落的覆盖。带着亲人泪水的送行,悲壮而温暖。它就那么令人揪心地悸动。它的浩浩荡荡,是最后庄严的阅兵。谁都不忍联想它们不几日后的全军覆没,但那杆获胜的旗帜已是擎在手心的,开镰前的喜悦足以战胜开镰后的满目荒凉。捆绑后的麦子,一捆一捆地站立着,像个乖巧的孩子,又像守夜人。夜

晚逗留麦地,远处总像有一对对的恋人,在耳鬓厮磨,使人不忍惊扰。静。想象不出的静。守夜人总是不说话。它想得很多,正因为它总是不停地想,才忘记了说话,它把这儿当作了家。能让它思想的地方就是它的家。它在家里能看到天上的星星,还有星星中间的大月亮。挥镰的老伯,在匍倒的麦子地里来回走动,不知道有什么东西让他不安。他捡拾丢失的麦穗。麦穗捡干净了,他依然来回走动。他的面部平和,似乎完全没有能力支配他的局促不安。他长时间地走个不停……我想,他也许是有失落。渴望丰收,但又不忍收割后大地的落寞。那些金黄的,不,纸黄的麦子都从地上消失了。大地一下子空荡荡了。老伯的心里难免也有点空荡荡。但是,不一会儿,他又默默地笑了,他看见小孙子跑过来,头上戴着用自己用麦子编的帽子,得意地喊着,爷爷,爷爷,你看,你看。麦子嘛,当然会一茬一茬的。人和麦子一样,也是一茬一茬的。是的,金黄这个词远没有纸黄这个词更适合熟透的麦子。麦浪这个词,一般也只适宜用在麦绿时。真若泛出纸黄了,就轻易滚不出波浪了。麦芒往往在竖直的锋利中相互沉稳地支撑,即便有风驶过,也很少听到金属般的声音。如果我们愿意赋予它们这样的响动,那就干脆坐下来侧耳倾听吧!

老作家

寻觅我的文学足迹

■吴俊泉

在人生旅途上走过一段时间的人,特别是到了老年,大都喜欢回头望望留在那段人生旅途上的足迹,和在这些足迹上成功的喜悦、失败的沮丧、奔波的艰辛和无所事事的无奈。如今,我也到了回望留在那段人生旅途上足迹的时候了。可我回望什么呢?我的事业?我的生活?我的爱情婚姻?还是除此之外的什么?我在思索着,寻觅着……这天,我突然发现,在我走过的那段人生旅途上,我所执着追求并为之奋斗多半生的文学令我眼前一亮。留在我人生旅途上的那一串串歪歪斜斜、大小不一、深浅不同的文学足迹在闪闪发光!这让我兴奋得立刻铺开稿纸拿起笔来。我对文学的爱好,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上中学时,语文老师的影响下产生的。那位老师十分爱好文学,并立志要当作家。他在我们班上组织了写作小组,定期选好的作文张贴在他亲手制作的墙报上,让同学们欣赏交流。他向我们介绍当时被称为神童作家的刘绍棠和他的作品《青枝绿叶》《大青骡子》《运河的桨声》。还推荐一些中外名著,让我们在课余时间阅读。我写的诗歌《飞翔吧,我可爱的和平鸽》被他当作范文在作文课上朗读。从此,我对文学的兴趣更浓了,并立志将来也当一名作家。

参加教育工作后,我一边教学,一边利用业余时间搞创作。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《劳动日记》刊登在《河北教育》上。接着散文《芦苇庄》《夜校灯火》等十几篇作品相继发表,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。不久,便把我调到沧县文化馆,任文艺创作辅导员。这时,不仅搞创作的时间充裕了,而且还经常参加地区、省里组织召开的创作会,深入基层体验生活。我先后深入到黄骅海堡、根治海河工地和有特色的农村。这期间,我创作了散文诗《捻船工之歌》、小说《对手》《接女婿》《走娘家》《槽头新事》和儿童文学《赛摩托》《小哥俩》等二十七篇作品,在《天津日报》《河北文艺》《沧州日报》等报刊发表。1984年被调入沧州地区文联主办的、全国公开发行的文学刊物《无名文学》当编辑。这时,开始接触了全国各地大量的稿件,大大开阔了我的文学视野。而且,文学创作也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“三突出”的框框里解放出来(所谓“三突出”,就是作品人物要突出正面人物,正面人物中要突出主要人物,主要人物中要突出一号人物)。这让我的文学创作又进入了一个高潮。几年的时间就写出了《门楼》《母亲》《瓜园静悄悄》《望子成龙》《月光多美好》《花香从对岸飘来》《暂缓结婚》《吉祥高跷》《酒醒何处》《她从坟中来》《并非情杀》《十八岁的风流妹》和中篇小说《小河里荡着她的心》等几十

篇作品,发表于《河北日报》、天津《新港》《辽河》《绿野》、吉林《参花》和《乡土文学》等期刊。其中,《小河里荡着她的心》获全国乡土文学大奖赛三等奖,《暂缓结婚》获吉林《参花》征文三等奖。小小说《眼睛》获上海《小说界》优秀奖。中篇传奇小说《血溅兴隆镇》《玉马传奇》分别在当时的《沧州市报》和《沧州日报》连载。与他人合著的中篇小说集《侠女恋情》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。小小说《脸》《唇印》《红包》《悬案》等发表于诸报刊杂志。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,我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写作。五十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《天官王翱》、二十万字的《乾隆在沧州》在《沧州晚报》连载后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。长篇言情小说《九十九封情书》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秋实》一书节选二十节。退休以后,创作的时间更充裕了。利用三年的时间,根据沧县一位乡村医生的事迹,写出了50万字的电视剧文学剧本《乡医》。以有着诸多传奇故事的家乡捷地镇为背景的长篇小说《醒龙镇》已支起了框架。在这期间,利用多年做文学编辑的有利条件,主编和为他人整理编辑了抗美援朝回忆录《烽火岁月》和作品集《不落的夕阳》《我的回忆》《一路阳光》、诗歌集《夕阳放歌》等近二十部。寻觅我的文学足迹,让我深深感悟

到:一个名副其实的作家,要真心实意地为广大读者写作。因为他们是最尊重作家的一个庞大群体,是最有权威的评论家。任何一部传世经典之作,不是评论家评论出来的,而是广大读者默认的。一部文学作品,就似作家呕心沥血酿造的美酒,它的清醇甘美,属于千千万万普通的百姓。我将为普通百姓写作到心脏的最后一次跳动。寻觅着我的文学足迹,让我深深感悟到:爱好,是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前提。在这条道路上不畏艰难地走到今天,是靠了我的执着、信心和毅力。在这条道路上能留下一串属于自己的脚印,是靠了我的勤奋、刻苦和不骄不躁的精神。我是一个起步早进步慢且无大作为的作家。但,我不忘初心,将会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。因为,文学在支撑和延续着我的生命,而这被支撑和延续的生命,又在继续产生着文学。

吴俊泉

1941年出生,河北沧县人。中共党员,大专学历,从教17年。后供职沧州地区、沧州市文联。曾任《无名文学》编辑、副主编、副编审。1984年加入河北作协。